

土家族布包头文化溯源

王雪筠

(重庆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土家族有布包头的服饰习俗,可以反映其民族文化及特性。通过乡土调查与文献研究,阐述土家族布包头的实用功能和标识功能,并对土家族布包头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式样变化进行论述,溯源土家族的族源文化。分析认为,土家族布包头可能是巴族后裔的图腾装饰或彝人习俗。

关键词:土家族;布包头;文化;历史;功能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1)02-0148-04

Cultural Origin of Tujia's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WANG Xuejun

(College of Fine Arts,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ujia people have the custom of using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which can reflect their national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local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practical and identification function of Tujia's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and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style change of its culture, so as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ujia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ujia's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may be the totem decoration of descendants of Ba nationality or the custom of Bo people.

Key words: Tujia,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culture, history, function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聚居在贵州、重庆、湖南、湖北交界地区。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服饰便成为其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土家族聚居地生态文化的改变,大部分土家族人已汉化,土家族的传统服饰式样与穿着习俗经历变迁、发展、融合,到今天出现濒临消亡的局面。目前土家族人日常生活中保留最好的传统服饰习俗就是布包头。土家族男女都有布包头习俗,头帕长约1.5~3 m,缠绕于头上,形成人字形纹路。布包头习俗的起源虽无法考证,但它至今都是土家族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部时需要较长的布(见图1),长度足以缝制衣服。



图1 土家族布包头式样

Fig. 1 Style of Tujia's cloth wrapped around head

1 土家族布包头习俗的功能性

1.1 装饰功能

土家族的布包头习俗从古代流传下来,包裹头

收稿日期:2020-09-13; 修订日期:2021-01-09。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CQGJ15358C)。

作者简介:王雪筠(1980—),女,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服饰文化。Email:14480626@qq.com

在古代,土家族人聚居在湖南湘西州武陵山区,其生产力相对落后,布匹珍贵,但仍然把数量稀少的布大量耗费在头饰上,其主要原因是土家族人认为包头具有装饰性。格罗塞指出:“最重要也最常用的原始头饰,要算是头巾……不过它的主要功用是作为装饰品或作为装饰品的支持物。”^[1]土家族人以独特的形式把布缠绕住头部,早期还采用狩猎民族通用的样式在布上进行装饰。

1.2 实用功能

土家族人在山区劳作时使用布包头,可以起到保护头部的作用。布包头不仅冬季保暖、夏季遮阳,还能在日常劳作中将布借以他用。头巾又长又宽,解下来就是一根结实的腰带,扛抬重物时拴在腰上,可起到支撑和护腰的作用;登高、下崖时如果一时缺少绳子,头巾就是一根耐用的绳索,可用来救急。包头布内还可藏纳一些小物件,如打猎的小工具,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由于布包头的实用性,这一习俗一直被接纳与采用,逐渐成为土家族传统服饰的一部分。

1.3 标识功能

1.3.1 民族标识 中国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布包头的习俗,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如苗族、彝族、羌族等,布包头成为其民族服饰的特色。不同的少数民族,其包头的形式各异,由此形成其民族独有的标识符号。土家族的布包头,也称“袱子”“包头”,其缠绕方式为独特的人字形,有的地方族人还在左耳留 6~7 cm 长的帕头。土家族有句俗话:“裹腿打的人字路,头巾包的人字形”,其头巾的缠绕方式是从右向左,一上一下缠绕,在额头上形成人字。这种包头方式男女皆宜,多为男子所用。女子包头时可将布折叠,对应整齐后包在头上,帕头用别针等固定。由于很多地区土家族与苗族长期混居,又逐渐被汉化,因而土家族民族服饰吸收了苗族、汉族的服饰元素,但其布包头的独特形式被保留下来,成为具有民族标识功能的符号。

1.3.2 身份标识 虽然土家族男女皆以布包头,但包头巾的长度、缠绕形式、颜色等根据人的不同身份也有区别。土家族女子未出嫁时一般不用布包头,婚后才开始包头^[2]。清晚期《苗蛮图说》中就有关于土人的服饰描绘(见图 2^[3])。李汉林对“土人”的解释是“土家族自称”^[4]。图 2 中,男子皆用青、白两色布包头,其中一名男子手拿面具,正好与土家族地区所流行傩堂戏中的“傩面具”相印证。宣汉县的土家族男子,青壮年一般用白色布包头,中老年用青色布;而贵州土家族女子则用白布或花

布包头。可见,土家族人布包头是族内身份的标识。



图 2 《苗蛮图说》中的土人描绘
Fig. 2 Depiction of Tujia people in Pi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Miaoman

2 土家族布包头的发展与历史

土家族服饰在历史长河中经历着变化与发展,从“毛古斯”的茅草蔽体到后来的“宾布”“峒布”制衣,从土司时期到后来的“改土归流”时期,逐渐演变成今天的土家族民族服饰。土家族布包头习俗从何时开始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目前,关于土家族布包头文化的最早文献记录始于土司时期。

明正德始修、清康熙续修的《永顺宣慰司志》^[5]中提到:“土司旧志曰:重岗复岭,陡壁悬崖,接壤诸峒,又连汉土,苗土杂居,男女垂髻,短衣跣足,以布勒额,喜斑斓服色”,描述的就是土家族人“以布勒额”的习俗。

永顺知府袁承宠在清雍正八年颁布的《详革土司积弊略》中就指出:“查土司地处万山之中,界连诸苗,男女服饰均皆一式,头裹花巾帕,前裙尽刺花边。”^[6]乾隆时期《永顺府志·风俗》^[6]卷六引《府志·杂记》:“土司时男女服饰不分,皆为一式。头裹刺花巾帕,衣裙尽绣花边。”清朝早中期土家族人头缠花巾帕,沿袭了明朝的“以布勒额”传统。乾隆时期傅恒编著的《皇清职贡图》中就有永顺保靖土人用布包头的形象(见图 3^[7]),其包头方式与现在土家族的有所区别,但与《苗蛮图说》中的土家族包头形式(见图 2)相似。

清同治时期的《保靖县志》^[8]卷十二中,王钦命“示禁白布包头”:“保靖男妇人等头上皆包白布,宴会往来,毫不知非。夫白布乃孝服之用,岂可居恒披戴?令行严禁……若冬日御寒,以及田桑之际,或用黑、蓝诸色。”虽然清朝实行“改土归流”,土家族服饰逐渐被满化与汉化,但其布包头的着装习俗一直保留下来。即使在清晚期,政府禁止用白色布包头,但直至今日湘西北部的土家族人还是头缠白

布;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内,土家族人也多用白布包头。可以看出,土家族人在服饰上虽部分妥协,但仍保留了白色布包头的习俗。



图 3 《皇清职贡图》中的土人描绘

Fig. 3 Depiction of Tujia people in Royal Tribute Picture of Qing Dynasty

清同治时期的《来凤县志》^[9]卷二十八《风俗志·衣服》记载土家族人“首缠长帕”。由此可见,清晚期来凤县的土家族人仍然保持着布包头的习俗,并且包头为长帕,更接近今天土家族包头的形式。

3 土家族布包头对其民族渊源的阐释

土家族族源问题至今还有争议,没有权威的定论,有认为源于古代巴人^[10],有认为是乌蛮后裔^[11],有认为是夔人后裔^[12],还有认为土家族先后融合了古代巴人、湘西北部土著先民、贵州乌蛮及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13]。这些关于土家族族源的讨论都各有理据,但就土家族布包头的服饰习俗来看,对其民族族源为巴人或夔人的解释更合理。

3.1 土家族布包头是巴族后裔的图腾装饰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潘光旦就提出土家族人是巴人的后裔^[10]。这个说法被普遍认同,就是因为土家族人有“白虎”的图腾崇拜。《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14]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命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因而,白虎成为土家族的图腾。古

人为了得到祖先庇佑,常在服饰和艺术生活中留下许多图腾的遗迹,这就是“图腾装饰”。土家族的“白虎”装饰同样也体现在他们的日常服饰上,如服饰上的台台花图案^[15]。土家族成年男子以白布包头,其独特的“人字形”也称为“王字头”。潘光旦在土家族地区考察时就认为:“白头帕代表老虎,因为虎头上有 3 条白毛,通常称为‘王字头’老虎,包白帕子就是崇拜老虎,也是崇拜祖宗之意。”^[16]但这个解释,是建立在近现代土家族包头形式上的。因此,土家族的“人字形”布包头形式应该出现在近现代。雍正时期土家族人“头裹刺花巾帕”;乾隆以及晚清时期,土家族人的包头形式还是布帕包头,额前系结(见图 2、图 3);清同治时期才有记载来凤地区的土家族人是“长帕”包头。随着历史的变迁,尤其在“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布包头形式也因物质条件改变,在与苗族、汉族人交融过程中发生变化,最终形成今天的“人字形”式样。当然,土家族包头布有尚白的传统,这与苗族、汉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尚白”理解为“白虎崇拜”是合理的。土家族人包头布的色彩,由于历史原因也有所变化(部分地区遵行了晚清时白布包头禁令),但土家族长期保留的“尚白”习俗可反映其民族与巴人有一定的渊源。

3.2 土家族布包头是夔人遗风

从土家语的角度研究,土家族的语言和“巴语”无亲缘关系^[17],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18]。由于土家族族人有尚白传统,土家族应属“白蛮”支系,源于古代“夔人”^[12]。夔族人自古被王公贵族视为畜民和奴役,深受歧视。古夔人为摆脱非人的处境,被迫逐步向偏远的西南边疆迁移。《史记·西南夷列传》^[19]记载:春秋时期,逃迁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夔族人众多,他们相对集中居住在川南和滇东地区,也有不少散居在云南各区域内,构成今天的土家族主体。

夔人就有白布包头的习俗。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三十六中的《下川南道》^[20]就有记述:“夔有姓氏,用白练包头。”川南珙县夔人岩壁画中有描绘夔人日常生活的画面,从其中几个人物画身上可以看出夔人有布包头的习惯(见图 4^[21])。图 4 画中人物梳椎髻,额头上方横向突出的部分与帽子形状有差异,应该是以布包头。这些岩画所属年代的上限未知,下限为明代,与《蜀中广记》中记载相符;这样的布包头形式与《苗蛮图说》中所描绘的清朝土家族布包头方式也类似。由此可以认为土家族服饰中的布包头传统有夔人的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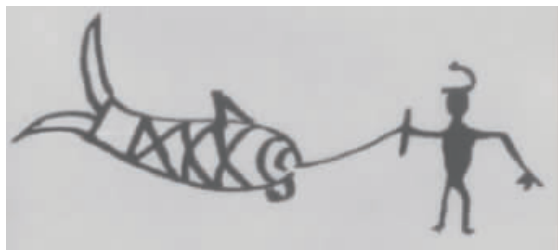


图4 夔人岩壁画

Fig.4 Petroglyph of Bo people

布包头的服饰形式作为一种综合性文化现象,历经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今天的土家族布包头形式与夔人以及夔人的其他分支(彝族、白族等)出现了差异,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土家族布包头形式受社会制度变革、民族间相互接触往来(土家族与苗族、汉族杂居)、生产力提高等影响,产生了许多变化,但土家族布包头服饰传统的保留,侧面印证了其民族与夔人的渊源。

4 结 语

土家族布包头的传统着装方式,除了具备装饰与实用功能外,还拥有民族标识与身份标识的作用。以服饰文化角度解读土家族族源,认为土家族布包头可追溯为巴族后裔的图腾装饰或夔人遗风。土家族布包头的服饰传统经过历史长河的变迁与发展,布包头的形制不断变化,但其文化内涵日渐丰富,成为土家族民族服饰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 [1] 格罗塞. 艺术的起源[M]. 刘建,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2] 崔露,谢云中. 贵州土家族传统服饰风格特征[J]. 铜仁学院学报,2016,18(5):167-170.
CUI Lu, XIE Yunzhong. The style features of Tujia traditional costumes in Guizhou [J]. Journal of Tongren University, 2016, 18(5): 167-170. (in Chinese)
- [3] 杨庭硕,潘盛之. 百苗图抄本汇编[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 [4] 李汉林. 百苗图校释[M]. 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
- [5] 彭世麒. 永顺宣慰司志[M]. 抄本.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 [1662].
- [6] 张天如,顾奎光. 永顺府志[M]. 抄刻本. 台北:成文出版社,1763(乾隆二十八年).
- [7] 傅恒. 皇清职贡图[M]. 影印本. 沈阳:辽沈书社,1991.
- [8] 林继钦. 保靖县志[M]. 刻本. [出版地不详]:[出版者不详], 1871(同治十年).
- [9] 何选鉴,张钧. 来凤县志[M]. 抄本.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866(同治五年).

- [10] 潘光旦. 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M]//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55.
- [11] 王承尧. 古代的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土家族族源初探[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 4(1): 96-101.
WANG Chengyao. Ancient Wuman and today's Tujia—the origin of Tujia[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1984, 4(1): 96-101. (in Chinese)
- [12] 朱文旭. 土家族为“夔人”说[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25(4): 78-82.
ZHU Wenxu. On the idea that Tujia people are descendants of ancient "Bo people" [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5, 25(4): 78-82. (in Chinese)
- [13] 田少勋. 土家族织锦纹样初探[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9(2): 90-93.
TIAN Shaoxu.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ujia brocade pattern [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989(2): 90-93. (in Chinese)
- [14] 范晔. 南蛮西南夷列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5] 盛竞凌. 土家人远古白虎图腾崇拜的历史回音——土家织锦“台台花”图纹探析[J]. 大众文艺(理论), 2009(18): 214-215.
SHENG Jingling. The historical echo of Tujia's ancient white tiger totem worship—analysis of Tujia brocade "taitai flower" pattern [J].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Theory), 2009(18): 214-215. (in Chinese)
- [16] 田永红. 黔东南土家族服饰文化[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3): 80-85.
TIAN Yonghong. Tujia costume culture in northeastern Guizhou [J]. Journal of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991(3): 80-85. (in Chinese)
- [17] 叶书德. 从语言谈土家族的族源[M]//贵州土家学研究会. 土家族研究.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36.
- [18] 王静如. 关于湘西土家族语言的初步意见[M]//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 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四辑.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55.
- [19] 司马迁. 史记[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18.
- [20] 曹学佺. 蜀中广记[M]. 影印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21] 徐艳. 川南夔人岩画中的舞蹈图像判定[J].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14, 28(1): 111-116.
XU Yan. The identification of dancing images in the rock paintings of Bo nationality in southern Sichuan areas [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Art Edition), 2014, 28(1): 111-116. (in Chinese)

(责任编辑:沈天琦)